



郑有慧是一名画家和高级美术教师，目前担任普陀区美协副主席，东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兼职副教授。此外，她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我国著名文史掌故作家郑逸梅先生的长孙女。
最近，新闻晨报·周到《上海会客厅》节目走进郑有慧老师家中，听她讲述自己多年来整理出版祖父郑逸梅先生作品的故事，以及自己最近的一个心愿。

《上海会客厅》节目走进郑有慧老师家中

郑逸梅孙女郑有慧通过本报寻找有识之士

“谁能解密我祖父留下的日记？”

一生笔耕不辍，交友广泛

在国内文化界和书画界，提起郑逸梅先生的大名，那是如雷贯耳，影响力巨大。作为我国著名的文史掌故作家，郑逸梅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宏富，早年随笔、趣闻刊登于上海、苏州等地各大报纸，字数超过千万字，被誉为“补白大王”；其所写的人物传记、名人轶事，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很高的艺术性。

郑有慧与祖父共同生活了近40年，在她的记忆当中，祖父笔耕不辍，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老树发新枝”重新焕发写作青春：“晚年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下，老人家日写数千字，重新焕发笔墨的青春，自1980年至1992年之间共出版各类单行本（套）27本，报刊杂志撰写文字共约500万字之多。对于这位当时已经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来说，如此高产不能说古今中外无人能及，但是实属罕见。”

郑有慧与祖父的年龄恰好相差一个“甲子”60年，“记得小时候，我与祖父一同去书店，每次他总要买回十来本书，晚上我坐在老人家的膝盖上，听他细细讲述，那是老人家最高兴的时候。”
在郑有慧的心目中，祖父是位智慧老人，一生交友广泛。郑有慧在年轻时，就跟随祖父去拜访一些书画名家，如胡亚光、谢闲鸥、唐云、陶冷月、申石伽、顾飞等。

郑有慧回忆：“其实老人家一生中最为有趣的事情是交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备了好多本通讯录，以姓氏笔画为序，用查字典的方式来记录。以至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父亲又为老人家编排了一本新的通讯录（不包含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朋友），里面收录的新朋友有数百位之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20年中又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朋友们络绎不绝，或登门拜访，或讨教聊天，题词写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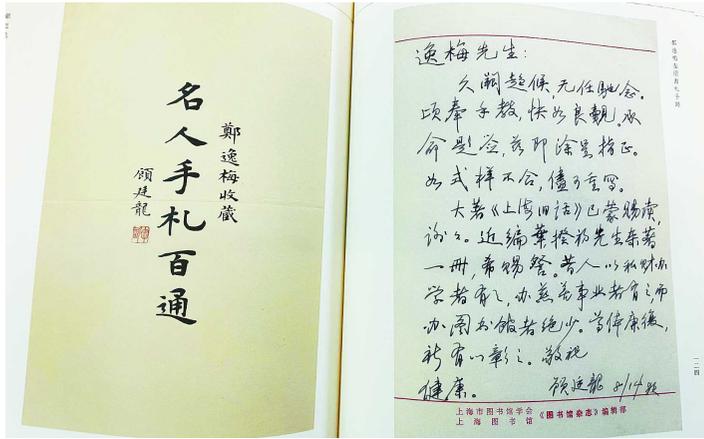
家人将珍贵档案捐赠给社会

郑逸梅先生将自己所知和故事主人公与其亲友、学生等口述及提供的一手资料记录下来，材料丰富，娓娓道来，留下了堪称时代见证的百余年珍贵文史和艺术掌故。

近年来，郑有慧和家人将祖父留下的部分档案捐赠给社会。在客厅的玻璃橱窗当中，记者看到了两张捐赠证书，这两张证书背后都有一段故事。第一张捐赠证书是2020年11月，郑有慧和妹妹郑有瑛向苏州市档案馆捐赠了郑逸梅档案24件，其中包括郑逸梅笔记以及与周退密、潘景郑、蒋吟秋等人的书信来往等珍贵档案。

其实，这并不是郑有慧和家人第一次向苏州市档案馆捐赠。2017年11月29日，郑有慧和家人捐赠了郑逸梅书斋“纸帐铜瓶室”匾额、铜瓶等实物5件，书籍等文书73件。

去年11月16日，郑有慧和郑有瑛向华师大手稿馆捐赠了郑逸梅先生手稿及其友朋书画。郑有慧告诉记者：“从祖父到我自己的女儿，我们一门四代都与华师大有着颇深的渊源，其中三人在华师大或其前身大夏大学学习，我自己毕业于



顾廷龙写给郑逸梅先生的书信（《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

华师大美术教育系，祖父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接到华东师大的兼职教授聘书，但因故未能应聘。”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些捐赠属于“重量级”捐赠。郑有慧则认为，把先人积累的文化瑰宝留给社会，留给国家，留给世界，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使用，才是文化收藏最好的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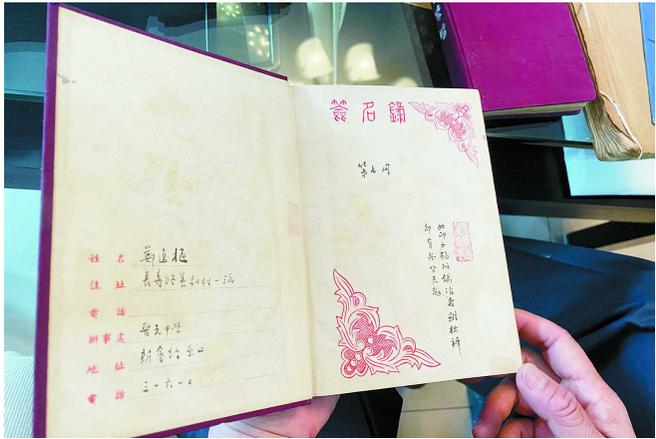
希望有识之士来解读日记

郑逸梅的一生只从事过两件工作：一是写作，二是教书。而郑有慧退休之前从事的工作与祖父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是绘画，二是教书，如今又多了一项工作就是写作和编书。

郑有慧表示，退休之后，她参与出版了十几本与祖父有关的书籍，其中包括《郑逸梅遗印集》《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艺林人物琐记》等出版物，“前两年选编出版的《艺林人物琐记》（郑逸梅著，郑有慧编）第一版已经脱销，目前已经进行了再版，今年西泠印社出版社还有一本书要出版，明年还会出第三本。还有一些出版物，许多朋友来问我在哪里买，应该也已经售罄，所以我也感到很欣慰，这既是完成祖父的遗愿，也是为我的退休生涯增加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活动空间。”

对于郑有慧来说，接下来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工作，那就是祖父去世之后留下的一大箱手稿需要进行整理：“因为老人家每天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最初有近20本日记，遗憾的是，大多数日记都散失掉了，现在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5本，其中3本为毛笔记录，2本为钢笔记录。前几年，陈子善教授和张伟老师主编的《海派》选编了他的日记，每一期刊发其中一个月的日记内容，目前部分日记请上海图书馆研究人员在做释文。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对日记进行释文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日记里面涉及到的相关人物和事件，还有一些具有文史价值的内容，是否有专业人士会对这方面进行研究？这些日记以后如果能够出版，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位文化人日常生活以及生活琐事，而且从日记当中的内容里面，或许也可以找到研究的切入点，我觉得这从学术领域来讲应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记者翻看其中一本用钢笔记录的日记本，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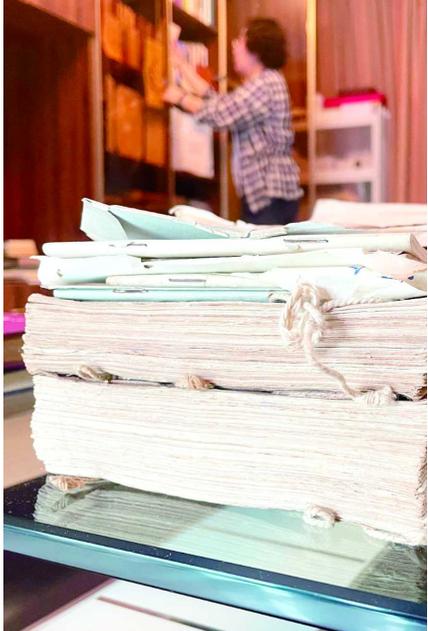
郑逸梅先生留下的日记本

页记录的是1981年7月16日的事情，开头讲的是胡澄清来访并约撰新民晚报稿件的事情。那么，胡澄清是谁呢？记者查询资料发现，胡澄清是《夜光杯》的老编辑，也是一位老报人。《夜光杯》是1982年复刊的，1981年8月时，胡澄清与其他同事正在筹备复刊。日记当中还提到，当天还有李世文、姚昆遗以及陈学成夫妇来访，寥寥数语当中包含的信息量，可谓非常大。

通过这些年的出版工作，郑有慧深知研究文史类日记的艰辛和繁琐，特别是要搞清楚日记中所记载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有关历史人物的关系：“而且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来说，工作量是不小的，一是要热爱研究工作，二是要有耐心去做这些事情。如果有这方面的有识之士，他能够来承担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自己作为家属，会大力支持。”

这些手稿和日记，其实就是一部反映不同时代的珍贵文史。郑有慧希望通过本报呼吁，能在海内外找到这样的有识之士，也欢迎读者朋友能一道“广而告之”。

文/晨报记者 严峻嵘
图/晨报记者 何雯亚 受访者提供



郑逸梅先生留下的手稿和日记



郑有慧（图右）与祖父郑逸梅合影